保晚齋集

題跋 雜著 玉冊文
竹冊文 頒教文 箋文
上樑文 祭文

卷五

保晚齋集卷第九目

題跋

保晩齋集卷第九目

題跋

保晩齋集卷第九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題跋

御書北苑帖跋

臣命膺自編輯所被召入侍于集慶堂纔登玉階仰瞻壁上則祥光瑞彩爛然輝映於目心竊異之然亦不敢諦視屛息頫伏有頃上進臣命膺而讀之卽御書七言詩二句所以起感皇朝者也乾坤渾涵於音韻日星昭回於行墨乃聖人止敬之心法而與造化同其妙用也讀已上徐諭之曰比因奉閣葺

理心于皇朝疇昔之夢如履周道近日月之耿光覺而記懷欲示鄉而召之也臣命膺起拜手曰昔夫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常夢見周公及其道之不行然後歎曰甚矣吾衰也吾不復夢見周公非夫子之衰也行道之心衰也方今皇朝之禮樂文物環顧天下唯有一隅東土而我　聖上集羣聖之大成值作興之嘉會其制度文爲有未備者次第修明煥然可述則行道之心尊周之志盖未始或衰也故雖以　八旬之大齡猶有周道之　宸夢而不復歎於夫子之所嘗歎者殆天所以啓佑　淵衷昭茲修明之烈是豈

徒爲臣等之玩悅而已哉謂宜刻諸琬琰頒示羣工也　上許之於是臣命膺不憚其文之荒拙道其所以然謹爲之跋

辛卯重編　璿源譜略跋

上之四十七年辛卯有爲言　國祖新羅司空宜廟祀于全州　上曰噫禮本天理苟合天理是禮也禮緣人情苟當人情是禮也故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況有傳紀之可据依者乎命羣臣議羣臣稽首對曰　廟祀可於是　上曰宗伯汝其撰定儀文曰司几汝其掌具繒純曰岳牧汝尹南土營玆

廟宇號以肇慶乃諏日宿戒命　王世孫題祠版權奉于資政殿日具衮冕禮拜及期議政宗伯侍衛之臣鹵簿軒架奉詣全州　上郊送于漢之南還召宗正宗人等爰即　璿譜謹載其事俾臣命膺記之臣竊以為禮莫大於報本報本莫先於祭始祖故程子設為祭始祖之法朱子載諸小學書夫豈無稽而然哉聖人制禮始為農者祭始為炊者祭始為樂與侯者祭皆所以酬報利人之本乃獨於啓佑後承之本無所報可乎故天子有郊有禘由始祖以及始祖之所自出諸侯不得郊禘但特祭而已方周之未有天

下其位序諸侯也然后稷以始祖特祭於邰又特祭於豳又特祭於岐豐及其受命有天下尊稷配嚳立禘之祭然後推其嘗爲諸侯之禮以陳祭舜舜卽陳之始祖也以齊祭四岳四岳卽齊之始祖也以薛祭奚仲奚仲卽薛之始祖也唯天子之公卿大夫禮有所壓不得祭始祖故朱子自言初祭始祖後不復焉匪有國之謂也於乎有國之祭始祖倘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耶丕惟我
先公司空毓慶肇代錫祉來後篤降 聖哲遂大濬發以啓我朝億萬斯年之運而崇報之典迄今未遑

式至我 聖上推廣達孝折衷羣聖卽夫得姓之地特建 肇祀之廟定千古不決之疑立萬代不刊之禮斟酌損益允協天人其義則夫子之觀治國其事則周公之成文武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我聖上爲則於孝思也詩云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此我聖上爲慶於萬壽也詩云不顯維德百辟其儀之此我 聖上爲儀於百辟也臣職太史秉筆揄揚以爲後人法其任也敢爲之書其續成後未及載者因此亦多編錄然俱有篇例玆不復述云

便殿耆耇同會錄跋

庖犧享一百九十之壽而其臣壽其民亦壽虞舜享一百一十之壽而其臣壽其民亦壽故尋圭臬之晷可以知日月之高察草木之榮可以驗氣序之至王元之曰臣民之壽係其君之政治斯言也凡人疑之君子以爲信焉自我 聖上入耆社臣民之壽者甚多草野蔀屋往往有年踰百歲者若夫朝廷之上黃髮台背太半而是然其朝野之壽匪朝野之壽也我 聖上壽之也何以知之以庖犧虞舜之事而知之也粤今年壬辰 聖壽將躋大耋正月吉日召耆社臣八人於便殿賜之坐而與之饌雲鬢緋袍交映一堂

乃賚　雲章乃侈　寶墨乃命者臣相屬和之以及
內局近密之臣亦得與焉雖鐘鼓不陳舞蹈不設而
無聲之樂自行于湛露之席然　聖心過謙猶曰太
康乎俾不得刋布夫扶徠之歌不登於策則何以考
庖犧壽臣民之化也喜起之詩不載於書則何以徵
虞舜壽臣民之治也二君所不禁於其臣者我　聖
上必不能禁之故太史臣命膺敢因相臣力請鋟梓
道其所以然記之下方如此昔唐之九老會白居易
集諸老年齒而摠挈之以爲歌詩遂成耆英之故事
臣於是敢集耆耉臣八人之年齒共六百有六歲以

爲籌於 聖壽而竊附詩人祝萬年之義且以一本
拜獻 宸陛留作海屋之貯云爾

舊邸賡載帖跋

臣每讀漢史竊疑爲史臣者至高祖之幸豐沛光武
之幸南頓雖嬉笑飲食之至微細者必默察而詳記
之何也及其反復究觀有以得其恢廓之度昭融之
象然後知其事曠故其辭備其辭備故至今千載之
下令人感慨低昂宛然如合堂同陛也今我 殿下
以八旬之卲齡當就邸之周甲春回彩仗 天臨代
邸先覲宗英都尉復召輔相承史賜以法膳而器止

於三和以詩章而句止於二情志交孚於罇俎笑語融洽於几席不知漢之高祖光武亦有是事否顧今內史所書人不得而見之其詳與略固不可知也獨其　雲章之昭回賡韻之鏗鏘諷詠上下猶可以想像是日之氣象昔夫子刪風雅諸篇以代周家之史史與詩一也載之簡爲之帖獻之　宸陛以與二南房中之樂幷美匹休其理宜然也臣詩思鈍澁不能即席賡進　上遂命製進八句詩一篇文以罰之是亦醉學士歌見君臣際之意云爾

耆科賡載錄跋

古之聖人一事常兼數義非若後人事此一事但止一事而已故靈臺本爲遊觀也而可以節勞佚可以察雲物巡狩本爲省方也而可以陳民風可以輯五瑞與夫樂之可以養可以和可以薦射之可以德可以蒐可以武皆聖人立事不滯一隅非夫凡人智慮之所能及令於耆老之科而知前聖後聖其爲道一也我

聖上四十有八年壬辰二月十二日即就邸之周甲也在廷羣工咸曰國無稱慶之禮則已不然豈可使是日不稱慶乎屢請陳賀 上不許廼臨舊闕之勤政殿集耆老士年六十以上文凡六百人武

凡數千人設科于庭而考官又皆以年六十以上者充之於是蒼髮鮐背挾卷横矢傴僂蹌踉雜遝盈門比及試取駕還舊邸唱名賜第　王世孫率百僚呼嵩　上親製七言詩二句命　王世孫暨班序諸臣和之遂使舊邸爲壽域爲春臺爲華胥之國嗚呼盛哉當　聖上之以賀爲科羣情莫不鬱悒及夫禮成之後始知一舉而衆善具焉科名者老可以見壽考之作人是其仁也題用抑戒可以追養老之乞言是其禮也士庶不與於宴賀而因科試與民同樂是其義也以至御舊殿而寓羹墻之慕抑撝謙而循　儲

貳之請上以伸 聖孝下以伸 睿孝皆非凡人智慮之所能及向所謂一事常秉數義者不其信歟既數日相臣請以賡載諸篇付之剞劂 上可之又命臣命膺跋其尾夫卿雲之歌不傳於世則無以知虞朝君臣之相和徵角之招不著於篇則無以驗齊國君臣之相悅不有是書之刊行何以知我 聖上此舉高出百王也哉此相臣之所以請也此臣之所以不辭而爲之文也

追慕垂戒錄跋

人情所在雖疑於豐亨豫大聖王亦有所不辭人情

所不在雖極於巽讓謙恭聖王亦有所不居夫聖王亦何心哉視人情之順與不順耳故曰人情聖王之田誠哉言乎今我　殿下以八旬之邵齡履五十之洪紀而是年又當就邸之周甲故自夫薦紳大夫以至委巷匹庶莫不以爲凡諸飾慶之儀前牒所不載國典所未有者則固無論已不然豈可不於此會也舉而行之乎胥謀所以鋪張對揚者　上知羣情之不可遏而謙光之不可遂則乃命諸上司各進饌以達其誠於是議政中樞者社宗親敦寧忠勳儀賓摠府以次進饌始于仲春旣月而遍惟宗簿寺司饔院

當進饌於五月以　上憫旱減膳不敢行焉乃七月之望雨暘既調禾麥告登寺院承命進饌如向之八府而饌用五品樂用琴瑟酒用茶茗　上親製記懷文累千言詩二句道其感舊裕後之意命　王世孫暨與筵諸臣賡和付剞劂印頒名曰追慕垂戒錄俾臣命曆書其事臣以爲宴莫盛於湛露而人不以爲侈者人情之所在也須莫大於天保而人不以爲諂者人情之所在也夫以一堂之間觴豆交錯擧酬逸逸宜其太和洋溢充然如有所得而諸臣之與筵者猶且進前各陳其餘懷之耿耿盖以進饌未足以當

讌飲之盛也雖然我 聖上於十府進饌察人情而勉循之則其節文之進於此者又何惜焉臣知是篇之後必有以繼之如湛露天保之各備一什相爲表裏也敢以是釋諸臣之心且徵諸方來云

耆耇宴會錄跋

夫言有至近而可以徵諸久遠漢高豐沛之歌是特緣境起興耳顧何與於祈天永命而說者以爲開漢家屢百年之基業爲其守四方一語當肇造之時已戒苞桑臨歡樂之場却顧疆域其思遠其憂深非夫凡主苟安一時之優逸而已也今以耆耇宴 雲章

而推之知是說之有以哉粤今年癸巳　聖壽躋于
八旬實曆紀于五十歷考前乘未有若斯之盛者羣
臣屢請飾慶未蒙允可　王世孫慨然陳章請先行
進宴以荅羣情之顒望爻行養老宴以追國初之故
事藹然其孝篤乎其誠是回謙德勉而可之遂於閏
三月初吉宴羣臣于崇政殿越二日壬戌又宴耆耉
于金商門是日也旣雨而霽淑氣潛煽仰瞻法座則
左几右杖高拱于彩仗之下俯相賓筵則黃髮鯢齒
交映于罇俎之傍鐘鼓將奏斝盞未舉庶民耆耉胥
欣嘉會放杖起舞傴僂蹌踉呼千歲而前於是　天

笑爲新親賦樂歌一章擬漢高豐沛之歌而乃以主
鬯之得人爲喜命　王世孫及在筵諸臣相屬和之
付剞劂以壽其傳夫漢高當春秋盛壯之時樂與鄉
里父老同歡是固常事耳而况不知四方之守禮樂
爲先徒規規於得猛士則漢之所以爲漢從可知已
然善觀者猶且因其歌而驗其象占天祿之弘遠令
我　聖上履堯舜之卲齡行虞夏之盛禮旣以　聖
主而敬國人之年又以國人而尊　聖主之年此實
漢唐諸君所未聞者且其爲歌也樂得　明睿溫文
之資托以　儲貳付畀之重可使禮樂一世可使風

化八域則吾東方億萬年無疆之運將於此基之盖不待智者而知也然 聖心冲挹引豐沛之歌以爲比是乃孔子竊比老彭之意臣恐覽者或未及察識故敢述其所以然如此云

戊戌重編 璿源譜略跋

詩周頌之閔予小子卽嗣王制畢朝廟之樂歌也其詩曰繼序思不忘臣嘗讀此以爲嗣王繼序所紹述之事多矣詩人不一及焉而獨以思不忘爲言何哉乃今知詩人之言得千古聖王之心法也昔在丙申英宗大王奄棄羣臣我 聖上嗣守大寶尊 王大

妃殿又追崇于 永陵又致隆于 永祐園 惠慶
宮昭統盡倫情文秩然遂命宗正寺謹書之 璿譜
爲萬世法程皇皇恤恤如將不及此詩人所謂繼序
思不忘而我 聖上實有焉式至戊戌夏五月奉
吉主升 太室則黝堊而䵺矣縞總而冕矣於是薦
徽稱于 貞聖王后進嘉號于 王大妃殿曁 惠
慶宮又推 先朝所以加隆 毓祥宮者上謚 延
祜宮至冊銀章以東以西勤勞 聖躬不遑寧處復
命宗正寺謹書之 璿譜若丙申初仍命臣命膺備
員太史撰進跋文此又詩人所謂繼序思不忘而我

聖上克廣焉是我　聖上之不忘繼序由丙申至于今如一日其殆大舜之羹與墻乎夫惟不忘是心故以是心而踐位行禮不忘是心故以是心而繼志述事是心卽武王繼序文王之心法也成王繼序武王之心法也周之詩人將撰制畢朝廟之樂歌不假他辭以思不忘結之篇末其高識卓見非尋常操觚者所可幾及臣故曰詩人之言得千古聖王之心法也何以知之以我　聖上之實有克廣而知之也

奎章閣志跋

奎章閣志爲篇者二爲目者十爲條者五十有八皆

聖指也既成我　聖上親綴雲章弁于卷首復命閣臣等續而爲之序臣嘗讀禮至孔子稱鄉飲禮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未嘗不三復而發歎蓋王道雖大約而言之只以孝弟慈三者之道化民成俗而已故周公以三者之道寓之於鄉飲之節文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嗚呼此其王道之易易可徵於鄉飲者然也鄉飲且爾況於官府乎尋常官府且爾況於內閣寮邇爲萬民所瞻仰乎故觀閣志之建置制度則其名　世祖朝之所名其扁　肅宗朝之所扁其職以　英宗朝編次人之職責飾推廣繼述之德

於斯爲盛者所以示民孝也觀閣志之班序品節則
下位敬禮右位後進謹事先進坐立有序拜揖有節
與凡讓路避馬之儀至纖悉委曲者所以示民弟也
觀閣志之宣麻選勝教習則或叅諸唐朝學士院之
制或取諸宋朝龍圖閣之制或稽諸明朝內閣勸課
庶吉士之制而至其禮遇之隆眷注之摯求之前代
尠有倫比者所以示民慈也是則我 聖上以三者
之道寓之於閣志猶周公以三者之道寓之於鄉飲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但有朝廷鄉黨之分焉耳矣昔
曾子傳大學以孝弟慈爲治國之綱而乃曰孝者所

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蓋言國人觀感風動於人君之孝弟慈以自振作則其道化爲忠讓仁之道也世之觀閣志者勿以志視志而以大學治國之傳視志則其於我聖上以王道寓閣志之微旨殆庶幾乎凡閣志首尾御序詳之故臣敢推演觀閣志之法謹爲之跋

題朔方風謠

詩以古詩爲詩律絕末也觀於李謫仙戲贈杜陵詩可知也我國前輩有能詩聲者惟律絕是力其於歌行長篇未之有聞卽樂府無論己雖以翠軒之步武

杜陵者其爲歌行往往有俗韻惟東溟庶幾焉然樂府則又未也余得洪漢師朔方風謠一卷而讀之盡樂府歌行也委曲可以發纖穠鏗鏘可以恊金石才縱而氣不怒局老而意不屈噫何其奇也余嘗聞故老之言谿谷每得東溟詩如遇雷霆神懾䰟褫云是必深知東溟之地步斤兩而然也今顧無谿谷之隻眼漢師之地步斤兩又孰能辨之雖然漢師勉之哉良木在山必有匠石者至焉豈可曰世常無谿谷者乎

題保晩齋叢書

明有漢魏叢書有唐宋叢書有格致叢書皆聚集諸家書以爲書非一家言也以一家言爲叢書惟唐陸天隨笠澤叢書然詩文耳書則無幾何名叢書云乎哉余自少窮六經之旨天地之文禮樂政法之故述之爲書積而成帙年及耄耋使諸子若孫合編校對爲保晚齋叢書保晚齋我 聖上賜賤臣號也覽是書可以知 君臣之際可以知家傳之業又可以知道之難通如此後生勉之哉

雜著

陳奏文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仰謝恩旨俯諒辜愆事本年三月日承准禮部咨節該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朝鮮國來咨并奏摺一件經本部代爲恭進奉聖旨覽 王奏該國有不幸之事而該國王所辦極爲允協朕心嘉慰至摺內措詞有不合式之處該部咨 王知之其所請內地邊境爲該國王詰緝餘黨一節已諭盛京將軍山東巡撫實力妥辦矣欽此本部細看原奏內有 儲君及國 王嗣位等語未爲合式蓋此等語在該本國自稱原屬不禁而敘以上告則乖體制且該國前此請立 世孫

及國　王嗣爵皆係請命天朝遵奉勑旨而行可見
儲君及嗣位之語斷不宜列於奏牘大皇帝因該國
素稱恭順其措詞不合自由外邦未識中朝體式亦
姑不深究特諭本部咨知該國　王嗣後一切表奏
辭意務留心檢點毋再違舛爲此合咨朝鮮國　王
遵奉施行可也等因臣欽此欽遵竊照小邦世守藩
封前後皇恩淪浹肌髓鐲弛之典皆出特眷控籲之
奏輒蒙曲副施及臣身叨襲封爵唯皇旨誥印煒煌
唯皇旨賜賚便蕃亦唯皇旨歷選前代遭逢之盛未
有若斯者也臣雖顓蒙叨守未久然其拱北之誠根

于秉彝之天亨上之體得之　家庭之訓凡諸奏御文字別設一司簡畀乃僚每當使行前期撰次齊會陪臣八九查准焚香而拜表出郊而送使其所致敬盡禮靡不用極者一唯成法罔敢荒墜則豈敢於遣辭之際有一毫之未盡甘自取其遠越之罪也哉唯是小邦壤地僻陋見聞謏寡謏寡則以非禮爲禮僻陋則以非敬爲敬倘微我大朝如天地之覆燾而善惡幷育如山藪之包涵而瑕瑜俱藏則小邦之自底郵罰豈能免乎顧玆小邦逆孽之詗緝雖據古例敢有所請然語則支蔓事涉瀆屑方以僭猥踰濫是恐

是懼乃蒙皇上特降明勑布諭於盛京山東等處使之査詰其潛逸盤獲其竄入皇威一播邊關震肅夫喬嶽峻天望之者毛竦招搖垂地瞻之者膽寒唯此尺紙詔命其爲小邦之帲幪果如何哉北望九頓已不勝其感結之私而至其所上奏文循据一二故例按謄政府狀啓不覺字句之襲謬自歸體制之逺式雖蒙譴何亦所不辭今我皇上以綏逺之德推庇物之仁不唯不加之罪乃命該部聲解誨諭以警來後從古藩邦得此於天朝者不知有幾命下之日小邦臣民聚首攢祝益仰皇賜之逈越常格也雖然包荒

之大度愈恢而惶愧之私心深切何者使小邦若能博考中外之儀式通曉文字之體段則豈有是哉秖緣委巷之孼跽乖明廷進退之節窮谷之辭令失公門達順之理終自陷於遠禮之科臣於是含恩畏義不遑寧處謹敢復差陪臣刻日裝發披露誠悃冒瀆嵩高一以頌天朝曲庇之寵一以追小邦謬妄之罪焉臣翹首雲天無任兢惶悚慄之至緣係仰謝恩旨俯訟辜愆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諭湖西士民文

王若曰嗟爾湖右大小士民明聽予諭予聞君臣大

倫天之經地之義於此一或悖焉人不得爲人國不得爲國相率而入於夷狄禽獸之域故古之聖王爲之敎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及其刑一人而使千萬人凜然知不敢犯則不但扶天經而樹地義抑亦可以致勝殘去殺之治此春秋一部所以懼亂臣賊子於萬世也惟玆明義錄原續之作夫豈得已哉藐予寡昧以 先王之嫡統爲 先王之儲貳當 先王遹豫之時承 先王代聽之命稽之歷代而有彛典參之我家而有成憲則非有耉輝鏡夢之膓肚者孰敢有二辭於其間哉蠢玆厚麟妖孽陰蓄異圖表裏

沮戲又一耉輝鏡夢於辛壬之後向非我 先王揮廓乾斷則國家三百年 宗社豈能保有今日乎肆予承 末命守大寶俯仰世變永思靖邦之猷昔少正卯特不過魯國亂政之大夫而孔子爲司寇三月猶且肆諸市朝魯國以之大治况此厚麟諸賊謀移我儲位壞亂我倫常其罪又非亂政之比予於嗣服之初若不夬正誅討之典則國家之義理不明矣夫義理者政事之本本旣不立末安得獨理哉雖然予讀經傳至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未嘗不三復而悅之凡於治獄之際多主平反之義巨魁雖不得

不置法其餘綢繆附麗如若淵者猶不忍遽加邦刑薄從杖配之律蓋予之心以爲忠逆之分有能大覺今是昨非判爲兩塗則雖平日詿誤之類予當薰沐而用之況其詿誤之未甚者乎又況不爲詿誤者乎予所以命諸臣撰成原明義錄以曉諭坊曲者此也惟是蔓草難圖困獸猶鬭梟種稔惡從古則然彼假息餘醜不知得貸首領之爲大恩潛糾暗結前唱後喁咀呪之不足至於挾匕挾匕之不足至於推戴凡此三塗陰謀其視辛壬凶逆之一轉爲戊申凶逆者巧憯妖慝尤有甚焉求諸往牒亦莫之聞幸賴皇天

祖宗默佑我邦家逆節自綻王章夫伸然予每以常情揆人或慮原編之逆節皆作於朝廷成於暗地草野之人容或未及詳知而惟玆三塗凶謀售之有所跟之有贓援之有據沿流溯源昭不可掩則凡爲我臣子者孰無戴一天之憤亦孰無寢其皮之心雖其親屬之至切者必當以大義滅其親安知王敦之近族無王導者乎予所以復命諸臣撰成續明義錄以廣布坊曲者此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夫惟原續二篇豈予好辯而作乎將欲明天理淑人心使斯民出死入生以咸囿予平康之治也豈料逆賊量海等狐

窩湖右倡爲邪論梗子之化一至是哉夫量海爲人予不識其何狀但觀其托跡龜柱爲其私客敢以布衣之賤主張凶國之論則其宅心之傾邪持身之鄙汚不待明者一按可決也龜柱逆節已悉於前後疏啓今不更提而當龜柱罪惡彰著國論朋興也爲量海者明君臣之大義顯言告絶則天網恢恢亦何必細究其既往而顧乃係戀卵育之私恩與鋏翼兩賊聚首綢繆代草章疏誣辱君父營護龜柱嗚呼此輩何人也不知有國家不知有君父而只知有龜柱殆若爲龜柱伏節死義者然是豈常性人理之所可爲

乎及其奸謀莫遂黨與盡敗回思平日托身之匪所
自知難逭於百世之公議則乃以匹夫之機械漫漶
一國之義理譸張邪說誑惑人心以原續二篇扶天
經樹地義之書皆謂之假言然則輝文之挾七假言
乎壬範之埋凶假言乎吉能諸賊推戴之招亦皆假
言乎至於若淵懷登瀛之小恩忘凶國之大讎前席
睍視敢護逆臣以是謂之言事也無罪也則王莽之
谷永亦可謂漢廷之諍臣乎凡王者奉天討罪非固
假息餘醜所可眩撓而所可痛者哀我無辜平民因
邪說流入於耳一聞再聞漸染旣久遂疑其或然則

是不惟義理之晦塞而已卽予所以刑期無刑之意由彼假息餘醜不行一方譬如川流滾滾獨阻於頑石之地寧有是哉惟爾湖右一方素稱鄒魯有讀書之士焉有求志之士焉有識道理知向背之士焉其於龜柱量海鍥後翼諸賊等處心行事必已窺見其妖邪之態毋思獨善之道懋昭忠逆之分使一方之愚夫愚婦曉然開悟不爲邪說所誑惑也先儒以救拔人於異端作爲一大事業况此忠逆之分乃是人鬼關頭其爲救拔人也奚啻救焚拯溺之爲急也哉予以否德值此艱運臨御以後妖逆之獄無歲無之

每中夜興思未嘗不遶壁彷徨竊自念周公聖人也其所以處梗化之民誥諭諄複至于七八而不知止焉況予之施信於民爲日尚淺豈以多言爲嫌不思所以披露曉告之道乎玆令道臣洞悉心腹惟爾一方士民其尚無替匹休邦家以成予平明之治勗哉

科擧議

科擧之弊如水滔滔一往而不復返夫人而皆知其當變通然上自公卿下至韋布若語以變通之策則輒瞠然却立以爲三百年已行之制令何以更張爲哉審如是則大易之窮則變變則通者非固爲至言

確論也嗚呼豈其然哉乃者　主上殿下深惟國家之事當與人才共之而科舉者又延登人才之權輿也　先御之初渙發綸音咨詢于政府館閣上下累千百言自夫歷代取人之制以至先儒矯弊之論無不旁搜廣採如天地之覆載而日星山河分峙幷育於其中大哉　聖人之言也雖使通儒宿學曠日講究其所爲說當不出於綸音範圍之内况如臣之愚昧也哉雖然綸音篇末有曰雖不如成周之制而自有鄕舉之義不如皇明之法而自有隔屋之規不如西京之規而賢良孝廉之士可以舉矣不如朱子之

議而經史分年之規可以行矣凡此四條已開示變
通之樞要臣請不假他求因是四條而獻議可乎我
國科制當以經國大典爲正經國大典曰文科三年
一試而秋則初試三場試之以論疑賦表策春則覆
試二場試之以賦表策殿試試之以策表箴頌制詔
中一篇云云卽今所謂增廣試者是已其必以三年
爲限者盖寓成周三年大比擧賢者能者之意也外
此何嘗有所謂慶科庭試謁聖者哉慶科庭試謁聖
者或因 列聖朝一時特旨權宜設行非大典之所
有也至於節製則其初或賜紙筆墨未嘗賜第賜第

自近年始也夫經國大典寔因 世宗大王親纂六典之文而更歷 文廟 光廟 成廟三朝修潤以成者金科玉條動法三代則是大比科者乃慶科庭試謁聖節製之本也變通之道必以損末就本爲要今若盡罷慶科庭試謁聖節製等諸科而一遵大典只存大比科則法 祖宗法三代一舉而兩得之矣聖教中不如成周之制而自有鄉舉之義者顧不在於是乎科舉卽製講之器製講卽科舉之實若製講不變通而徒變通其科舉猶無變通也大抵文體勿論科文古文實關世道之汚隆故宋初歐陽脩力變

詭怪之體以反之于醇古而人才輩出維持國脉宋祚得以長久故曰嘉祐多士歐陽子之功也況殿下以千乘之大位撫五百之熙運其於文體若欲變通是特反覆手之間耳方今科文之弊已無餘地小科陞學臣不暇舉論而試以大科言之則辭賦之體委靡衰颯全無雅馴之意然猶可諉以非朝廷之實用至若表箋排布窘嗇節奏短促決非治世之音故能於科表者未必能於館閣以其所習非正道也今若申飭一反前轍只擬唐宋儷文之體則地步廣闊文氣展拓不出數三科可得響大雅之手也國初策

文頗以皇明　高皇帝與劉基所定八股文體爲本而猶多可觀如先正臣文正公趙光祖之謁聖制策先正臣文成公李珥之栍畫天道策是也其變爲今體不知刱自何時而層節太多旨義繁複頭大尾小不成體段甚至於塲屋之士只製虛頭中頭其餘逐條以下盡謄他人之文而用之如此策文雖日試千萬篇亦無以見其論治之優劣今亦一變前轍去執策存殿策雖初會試亦必以　王若曰命題而盡罷三伏讀之法皆令逐段伏讀以已見對之如劉蕡蘇軾之策則可以見其經綸之蘊可以得其識解之高

此製之不可不變通也國典初試入格人以大典家
禮爲講者錄名講也以經書子史爲講者覆試講也
覆試講中間不知因何事廢閣而今只餘錄名講然
亦但虛名而已宜略倣貢舉議中卯酉年之法而以
儀禮周禮春秋三傳輪回試之臨講半卷以上惟主
文義則不出十年士無不通之經此講之不可不變
通也　聖教中不如朱子之議而經史分年之規可
以行者顧不在於是乎宋開寶中陶穀之子邴登第
太祖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覆
試宋祖以仁厚立國其所以待士大夫者固可謂迥

越前代獨於科試迫切苛刻若是之甚者何哉誠以
科試一不謹則人才淆雜庶事貿亂終至於國不爲
國也我國殿試盖亦此意而一登會試之後爲主司
者皆不忍置諸落科有其名而無其實今欲因其本
有之定制申明設置之本意則惟隔屋之法庶幾近
之然我國既無貢院如宋明之制而三十三間屋子
亦非可以一朝猝辦者宜令諸各司軍門多造帳幕
當殿試之時使入格三十三人分處其中各自製進
則足以嚴科場之體統有殿試之名實 聖教中不
如皇明之法而自有隔屋之規者顧不在於是乎雖

然國家不先培養人才則科制雖極其嚴密猶求魚於涸澤之中終不能有所得而培養人才寔惟在於興學一事故皇明　高皇帝定爲學制使州縣學校歲貢士於太學必計州縣大小以上下其數及入太學又使宋濂宋訥等爲師儒以成就其才然後擇其優拔其長直補以字牧之任亦往往有不次擢用者皇明人才之盛專由　高皇帝之崇尚學校也我國太學之制一倣皇明而其培養之法未有定制近年以來太學朝廷漠然不相關涉上齋之生欲留則留欲去則去至於下齋只爲遐鄉入治經之所姓名不

登於朝廷與夫尋常野外之民幾無以異焉嗚呼末流之弊一至此乎今若罷其上下齋之名而但稱之曰東西齋京則漢城府外則八道勿限額數擇其經明行修者縣次續食送于太學然後大司成司成一依皇明重修太學後頒降學規之法訓誨開導俾有實效　殿下以時召使至前或講論經書或商確治道其有才可任者直授郡縣之職如　高皇帝當日之事則如此之人必不以一縣自足而欲爲國器於他日豈可犯貪濁不法之事哉其或進於此而才可以有濟則棟擇用之亦如　高皇帝使太學生覈浙

西田賦之例而奔走治事以展驥足此皇明三道用人之法所以寓貢舉議中德行科之義而可使太學許多無用之人盡爲 殿下今日有用之才學不改建財不加費一時賢良之士自當盡萃於 殿下之廷 聖教中不如西京之規而賢良孝廉之士可以舉者顧不在於是乎臣見識甚淺講貫無素不能出新意以對揚明命而但以 聖教敷衍仰陳孤負虛佇之盛意不勝惶愧之至

新法渾天圖說

觀象監舊以天文圖爲屛以獻獻有程限而其圖皆

蓋天圖也至是限當修改監生等議曰蓋天圖北極
爲中心南極爲外界故其爲度狹者闊闊者狹非復
天體之本然而渾天圖分赤道南北二極皆居中心
則度之闊狹星之位置經緯相應距直相當勝舊圖
遠矣遂以渾天易蓋天以進之外周三百六十度者
赤道度也斜交赤道內外二十三度半者黃道度也
平分紫微規十二直線者十二宮也環其外二十八
直線者二十八宿度也以大小分六等者星體也赤
黑黃白者星色也三垣二十八宿與古同名二百七
十七座一千三百一十九星古有今無一百四十五

星古無今有一千六百一十四星并南極新測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總計爲座者三百爲星者三千八十三星數也周回天體之東北西有無數小星攢聚遠見如粉白然者銀河也舊以三十六度爲紫微規則主洛陽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也今以四十度爲紫微規則主漢陽之北極出地三十八度燕京之北極出地四十度也北極出地隨地不同而各地之晝夜節氣於是考焉主燕京漢陽者曆法之所由起也

井田說

平壤中城之內川外城之外川興土二部有箕子井

田遺址然中城皆爲民家所占不復辨其遂徑惟外城二部至今徑涂環繞一區縱横正方在在皆然東西凡爲六里第一行五區第二行六區第三行七區第四行八區第五行九區第六行十區第七行十一區第八第九第十行幷十區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行幷十一區第十四行十區第十五行九區第十六行八區南北凡爲四里第一行八區第二行九區第三行十四區第四第五行幷十區第六行十五區第七行十四區第八行十三區第九行十二區第十行十一區第十一行九區第十二行六區第十三行四

區而中央成井形者爲十二井井外成區而不成井者又三十區區外成餘田而不成區者又二十一區居民至今稱爲餘田以縱黍尺八十一分者六尺爲一步而量之則每一區或一百八九步或一百十二三步其區間之涂或二步或三步此必是古者區外有陌陌外有遂遂外有涂而陌則平夷遂亦閼塞田與涂相爲平連故也又有九畝路言其路之廣可當田之九畝也路凡有三其一在東三四區之間北自含毬門南抵稼淵其二在東六七區之間北自正陽門南抵小羊角島其三在西四五區之間北自院門

南抵車門又有横九畝路自西九畝路之中直抵東九畝路之中若襟帶然正陽羊角之九畝路不見於平壤舊志或曰箕子後翊設者也周禮遂人職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今自東九畝路至西九畝路其間爲區者凡十以是知周禮凡以夫數者横數之也以井數者方數之也盖遂徑則一一環區而其溝之間十夫洫之間百夫澮之間千夫川之間萬夫皆從南北縱設之未嘗環繞於井丘成同故遂人職又曰川有路以達於畿後人不達或疑溝洫澮川亦皆環抱圍繞如遂徑之於區嗚呼此其所以九夫爲井十夫

有溝之文互有牴牾不能相通致有紛紛之論至今不決也歟每一區四隅自古植立木標稱爲法樹中經變亂木標無有存者及崇禎後辛未年間改釐區域以石代木植之四隅限其經界又就一區之內畫爲十字自成田文不知者從而爲之說曰田形殷制井形周制此尤失古制之大者也本之周禮參之孟子以會通於朱子及有宋諸先儒之論則夫箕子古制庶有得於影響之間云

雜說四首 幷序

夜行中庭見蜘蛛結網月流輝星移文類仰空寂觸

于目而感于中非其見之異乎常也吾之氣清而其心有會也氣清則見理易心有會則不能無言作雜說

蜘蛛之爲絲怪矣哉藏之而不見其盈吐之而不見其竭何爲其然也其成文也圓如圖若或象之方如卦若或擬之非繩之爲絜尺之爲度而宏綱細目罔或參差是必有妙契於心而非無知也其利用也牽聯東西可以梯捍禦蠅蚊可以屏經緯檐角也或爲之罘罳彌縫墻闕也或爲之觚稜是必有綜理於物而非無意也廣廈之大蔀屋之小棟樑之崇戶牖之

低大者大其施小者小其施如置郵而傳之家戶而
喻之吾未知孰令之爲耶豈有師而導之耶不敎而
化耶性於天者然耶
月之光其月之光耶日之光而月受之爲光也月受
之爲光則其光也日之光也非月之光也彼三五之
夜景于四海輝于萬國亦日之光乎非歟以月之受
日光爲光則謂日之光也宜及其受於日而自爲光
於四海萬國則月之光也非日之光也月非日無以
爲光日非月雖有光不能光于夜吾於是知日月之
相待也月受光於日而不自專其光圓缺惟日之耀

日與月以光而不自有其光朔晦惟月之行吾於是知日月之無私也是以功成而化行

居中而不移者吾知其北極也周于外而不停者吾知其二十八宿也北極靜二十八宿動北極至常二十八宿至變北極一於不用二十八宿一於用故昏曉之中日月之躔四時之序皆于二十八宿考之也然則二十八宿無北極可乎何爲其然也輪非輻不行戶非樞不轉磨非臍不運故曰靜者動之本常者變之基不用者用之體

天地之中皆空也風之噓吸雲之起滅霜雪雨露之

聚散孰噓吸之孰起滅之孰聚散之說者謂猶槖籥也槖籥之中空無有也及其吹之則聲生候之則氣應天地之中由是也然吹有吹之候有候之若天地其主張之者誰耶豈有意而然耶無意而然耶不知其然而然耶何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妙焉而無迹也

崔繼成傳

崔繼成字紹先全州人也國家當　中廟初載慕齋金安國倡學于前靜菴趙光祖行道於後故士多作興敦實行黜虛騖而嶺湖尤號彬彬若其一門之內

父子兄弟步武牽聯則全州崔氏是已崔氏高麗侍中文成公阿之後至震始仕我朝爲修文殿直提學震生匡之集賢殿提學匡之生生明京市殿直以學行載名輿地勝覽生明生秀孫擧進士不仕號固窮堂又以學行配食文貞公金坵廟秀孫生弼成及繼成又以孝友卓異朝廷旌其閭載名三綱行實入比之大連少連二人者之才與行同矣而趙光祖薦弼成曰奉母至孝才兼文武於繼成則不及者繼成時尚少也未幾己卯禍作繼成幼有異質家庭之間既得師友又以戊午賢良成仲淹爲外從兄相追逐講

劘故雖負經濟之志甘晦迹終老一舉進士不復仕
所居甕泉扁其室曰處庵以見志探討經籍尤長於
易遠方士有欲來學者亦不拒也由是戶屨常滿其
學一以孝弟爲本其尤著稱塗人耳目者母病乳癰
醫言蝮虵不可已也時方隆冬繼成求而得之卒乃
效妹壻宋自啓死於疫繼成躬自殯殮家育其女如
已出他皆類此故子孫親法亦各興於孝弟繼成以
弘治戊申生壽六十九嘉靖丙辰終葬扶安席洞山
四男曰河曰溫曰活曰沫活奉事沫正郎河與溫嘗
同行過恩津之沙橋溫墜水河救之不能得遂幷溺

水中初思庵朴淳與繼成相友善至是爲解衣殮二人屍哭之以詩曰昔聞父子淵今見兄弟川孝友元無異芳名萬古傳繼成所著述經亂無徵獨其流風餘韻尚留在一鄉一鄉章甫相議腏享于淸溪祠先是弼成已配食于固窮云

外史氏曰大夫而動國人易匹夫而動鄉人難何則大夫有位以表望之有業以宣昭之動固其勢也匹夫則不然人相忘於其鄉如魚之相忘於江湖非有實德實行弸于中彪于外則夫孰有樂趨而仰之哉當時之人樂趨而仰之且難矣况能於數百年之後

咨嗟嚮慕而尸祝之哉珠璧沉海漁人不能知而百世之下得其光輝如在几案之上繼成之謂也

安光洙傳

安光洙字聖魯自號竹軒順興人父折衝將軍道挺自其先流入國學之泮村寄居焉泮村者高麗末文成公安裕捐家僮百餘口佐國家興學及本朝定鼎漢陽徙國學則僮之子孫已數千人環泮水家之巷陌雞犬儼然一井故人稱爲泮村也其子弟生長不出泮村外有齋事擊鼓羣喘引諸生揖朝夕服役于齋習聞讀書聲往往誦傳句語故諺數耳熟目眯者

曰齋直句言其無實得也比丱角剛者博奕任俠喬
者又逐逐於末利鮮能率禮教光洙慨然曰太學首
善之地而俗如是可乎倡子弟之聰悟者七十餘人
爲之契而名曰齊業文會隨其材高下各授經史子
傳以事親敬長之道蚤夜誨廸冠昏喪祭手自圖式
令民易曉使毋越程朱之儀則每月朔悉聚其徒課
業能否褒責以勸戒之於是泮村子弟多興起率服
光洙郎曰業貴優遊不然氣象迫窄去風雩詠歸之
趣遠矣良辰選勝與其徒酣觴賦詩聯爲累百篇意
寄悠遠由是其徒成材者甚衆既壯而冠爲胥史爲

典僕皆知敬廟宇謹釋菜各率職無闕也然光洙不徒以言爲教而已亦能反諸身而立之本居喪疏食三年晨昏哭泣雖甚病不廢其他行事多可紀長國子者聞其風往往賚與以奬之光洙生以庚寅歿以乙酉泮村之人無老少哀號如撤其帡幪自喪至葬執役無敢後忌日生朝四時之節嘗受業者爲具羞助祭十餘年如一也及是父老相與謀曰吾泮之少者知敬老老者不負戴安先生力也昔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安先生豈但使其受業者祭之而已乎遂相與捐財致祭於光洙謁余而道其事余聞古有外

史氏凡民間異聞謹書之于策余曾任太學士太學士古之外史也職宜書於是乎書

外史氏曰昔周大司徒之職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相保相受相賓先之以德行申之以文藝三代聖王厚風俗廣治化者無他焉鄉州黨族閭比皆立之師以教其文藝德行而已後世此法既廢士以學自命者各以其道教授於鄉里猶有周官之遺意焉今亦未之見矣若光洙無乃聞其風而興者歟嗟夫使光洙之法自黨而州而鄉而遍焉吾知人材之作成也有日矣豈謂

古法不可行於今哉

吳益昌傳

吳益昌字裕遠號沙湖咸陽人祖世英舉進士見燕山政亂避居湖南之茂長子孫遂爲茂長人父寅進士益昌以嘉靖丁巳生弱冠治文詞有聲每鄉解輒居第一二額己卯舉進士時湖南人林悌號白湖者以能詩名於國中與益昌遊禪雲寺歎曰微君吾當獨步今世也然益昌不以是自居惇尚行實御家以四禮歲荒爲糜粥以仁諸流丐多所全活有賊鼓噪夜刼隣里指益昌家曰此吳進士居愼毋犯也萬曆

丁酉統制使李舜臣率舟師禦倭奴於閑山島當元均敗衂之餘收合煨燼戰艦僅十有二而嶺湖士大夫浮海逃亂者千餘艘欲散而之諸島益昌奮曰賊兵衆統制之兵寡其敗可立而待也統制敗則我之藩籬撤矣雖欲各保孤島得乎毋寧并力合勢爲統制聲援有可以苟全之路藉令俱死亦有爲國效忠之名也衆曰善遂爲文布告諸船於是千艘揚帆俱列統制船後聯成水寨陣勢甚壯益昌乘輕舠往來統制船與籌畫軍事統制倚以爲重其創造龜船多訪於益昌方秋風高海氣凛凛徹人肌骨統制軍皆

被褐呼寒糧且盡益昌以忠義激諸船中人各出襦衣米斛滿載一船躬率至統制軍軍皆感悅初益昌之避兵也隣里人盡棄所旨蓄之冬瓜委諸道益昌則一一收載小舟隨於後人莫測其意至是統制軍與倭奴戰酣渴甚益昌割冬瓜分與之使救其渴倭奴善鳥銃每兩陣相對鐵丸亂落如雨我軍遇卽斃倒人皆惴惴無以禦益昌收諸船得絮衾百餘漬水張之丸不能透統制益推益昌智慮爲小冊紀其實續待他日事竣欲讓功於益昌未幾殉節不果上寇退朝廷以益昌爲濟原察訪當是時大明援兵尚駐

湖南饋餉一不均守令之爲差員者被箠罵十而八九觀察使韓孝純卽以益昌爲差員每當支放益昌未嘗布籌但從袖中屈指默數升龠無所遺天將以爲神大加敬重經年責應一不被其詰辱歷義禁府都事司憲府監察工刑曹佐郞正郞至光海朝奸臣李爾瞻握生殺黜陟之柄收聚黨與以益昌有聲望遣其子求交益昌一不延見及爾瞻躬往訪益昌益昌又瞰其亡而謝之如是者再爾瞻大恨凡益昌試卷累入格於庭試別試者輒皆拔之長子聃早登文科有時名爾瞻錮淸顯不與文子喇以策登別試則

亦拔於殿試最後益昌以問竹策居別試第一考官恐觸爾瞻怒降置第二時廢　母妃之論大起有勸爾瞻殺益昌者曰吳某湖南之領袖殺此人然後可無異論也爾瞻然之將置益昌於死或言殺一立異者而失多士心非計也爾瞻乃止益昌俯仰時事無可爲遂不應殿試南歸茂長之深源別墅有詩曰晚悟人間事歸來海上亭遂絶意當世及　仁廟改紀之丁卯叛臣姜弘立誘北虜入寇大駕播遷江都益昌慮兵餉匱乏與戚叔金德宇爲文告湖南諸州聚穀舟輸于行在　上嘉之立命論賞益昌曰爲人忠厚

寛弘喜怒不形於色與衆言或及人過失則閉眼鼾睡不與之酬酢鄉民之訟辨者不之官而之益昌取決其誘掖後生各隨資質施以鑪錘故當時多成就者至今流風餘韻尚傳於一鄉云崇禎乙亥益昌年七十九以終　孝宗朝吏曹判書宋時烈奏曰故正郎吳某當丁酉之亂協贊忠武公李舜臣多著勳勞又於丁卯之亂募軍輸糧助餉江都忠義大節前後卓異宜有褒恤之典遂命贈職其後湖南多士建議立祠于茂長之竹山里春秋俎豆而尸祝之可見遺澤之在邑士者其弘長如此

外史氏曰　穆廟壬辰之際何其多高士也若紅衣將軍郭再佑及沙湖吳益昌者其出處之光明事業之奇偉雖謂之張子房諸葛孔明之流亞亦不異矣然再佑之事載之傳紀播之詠歌至今赫赫然塗人耳目而益昌則不然者以益昌晚値光海時浮沉科宦爲不及再佑之超然無累也然豈不曰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也乎君子論人當論其所處之難易若益昌之居邪世不亂益見其德之周彼浮沉科宦亦安知不出於大隱隱城市之意也歟余故次其始末以附紅衣將軍傳後

天眷頌 幷序

古聖王之御世天與以盛烈休徵則必令詞臣歌詠其事不惟被管絃越金石而已又銘于鼎于彜于旂常列在廊廡藏之有司夫豈故爲夸大觀美而然哉蓋將不忘天之眷顧常自保有以篤其祈永之本也我 聖上卽祚以後區宇寧謐朝著又安士知趨向民樂耕鑿太和之所肹蠁 寶曆旣躋頤期而凡列祖創業遷都中興之甲子式周而遍又一開國之洪運嗚呼異哉粤今年癸巳秋季卽我 聖上誕彌之月也 王世孫率輔相宰樞請賀 上曰嘻予思

劬勞何賀也請宴　上曰嘻賀猶不可況宴乎旣而
玉候愆度藥院直宿至旬日乃復天和而　上亦不
許賀羣臣相與竊歎以爲遂　元良之孝以勸一國
之孝獨不爲帝王推孝之大乎況平復之賀典禮所
不可已以吾　君之聖於此必有以處之也會有言
是歲十月癸亥朏越一日乙丑卽　宣祖大王自龍
灣還御慶運宮之日而甲子至是四周也　上曰嘻
是誠賀也是誠宴也前歲甲戌以　太祖遷都之年
而賀矣越歲乙酉以　定宗復都之年而宴矣況
宣祖中興還都之年乎又況卽阼堂乃　仁祖正位

之所而月建偶符癸亥者乎爰以是日幸慶運之宮
先拜于庭御卽阼之堂千官獻賀六部進饌 宣祖
外裔及扈 聖靖社功臣之後咸與焉遂錫京外徭
稅設科取士嘉與四民同其慶蓋一擧而可以見
君子之萬年可以見受命之旣固又可以見 兩朝
中興丕承之休式至是年是月尤彰明較著譬如公
劉太王之業至文王而盛大嗚呼是豈但爲史氏之
所紀述哉始戒事相臣請播之歌詠被諸管絃夫詩
之二雅述周家盛烈休徵用之朝會燕饗至今照人
耳目然緜頌古公之遷岐而不及文王之眉壽棫樸

頌文王之壽考而不及公劉之胥原蓋前美後光匪固一時之可兼也今以二雅之所未有而始有於我邦天之眷顧我邦不後成周也審矣使周之詩人當此會逢此慶則其稱述揄揚又豈下於文王之三哉臣文詞蕪拙雖不能鋪張繪畫顧其事則重且大矣是不特用之於朝會燕饗而已龍飛御天歌亦我朝之三雅宜以此詩編其後如古之鼎彝旂常以篤我

聖上祈永之本也遂爲之詩曰

天眷大邦篤降　聖哲訏謨遠猷有作有述相彼周業漆沮之云縶我　王迹翼翼慶運（叶俞倫切）

翼翼慶運　宣后所荒歲聿云癸吉月維陽　后來
自西龍斿葱璜楚丘椅漆有菀宮墻
有菀宮墻　神孫是啓再其洪業厥甲又癸于以憲
章于以彌綸皇皇恤恤積德累仁
積德累仁爰及我　王濬發厥祥遂大以昌邦乃乂
安家用平康天其降監　寶曆無疆
寶曆無疆　誕辰載届矧伊翌瘳壽曜晰晰臣曰賀
哉民曰宴哉　王誦陟岵　先君之思叶新才切
先君之思天感　聖衷噫彼癸甲幾周于宮歲旣符
矣月又同止苟賀且宴予其以是

予其以是曰三其慶叶丘京切 王來自闕噦噦鸞聲
王讌于宮逢逢鼉鼓侯誰在筵世臣文武
世臣文武維 王之作以祖以孫以保以穀於萬斯
年匹休邦國推以仁民皇哉霈澤
皇哉霈澤浹民肌膚丁爾蠲徭農爾寬租熙熙八方
咸在陽春咸在陽春天命愈新

三硯銘 幷序

人有以三硯遺余其陰陽五行之象者曰無極硯寒梅抱實之象者曰調鼎硯叢菊秀盆之象者曰晚節硯幷佳品也無極所以本源斯道則將爲釋經明理

之文可以用之調鼎所以彌綸斯世則將爲需時適用之文可以用之晚節所以繩尺斯人則將爲褒貶是非之文可以用之余之貧於田久矣獨於硯富有之如此天其使余食於硯乎遂爲之銘曰

龜則負書馬則負圖石之有象圖書何殊陽全故圓陰半而弧是生五行交錯如珠渾渾無極乃紐乃樞墨於斯磨筆於斯濡發爲文章出入有無有覺斯硯誰其繼吾

右無極硯

梅梢猗猗梅卉澹澹風之飄之其實則三有梂鼎耳有貯羹甘是和是調適其酸鹹彼美輔迪云誰之擔

朝夕維訓動靜相涵造言退牘保我民喦孰贊厥猷
四友實參　右調鼎硯
青青竹簡輯之編之昭乎傳紀爛有文辭孰正孰邪
孰信孰疑情僞萬變白首乃知眄彼叢菊秋後離披
烈烈風霜夸節不移物雖無心可反人斯我操彤管
視此墨池　右晩節硯

鳩杖銘并序

上之三十九年癸未　聖壽躋于七旬迺立春日尚
方進鳩杖　上親爲銘十六句令政府銀臺玉署籌
司之臣和進蓋亦衛武公箴儆之意也維時臣命膺

以天官右侍郎不得與焉相臣請會經筵署長者亦令和進意在臣命賡也　上可之又於筵席進臣命賡而申命之臣既逢嘉會獲覩盛事且以庶僚得與賡歌之列恩至渥也敢不賁飾鴻休謹拜手稽首獻銘曰

杖兮杖兮曰扶　大耋維癸之年維春之節伊耆獻之緊以鳩琢　王曰予銘何往匪學誠無不格明無不燭立云坐云視此屬屬罔俾武杖專美周冊廷臣載賡暬御昕夕

亹亹　令儀篤于期耋步趨無愆采齊其節何彼靈

杖以銘以琢取其扶危勉此典學衛則比竹晉則喻
燭豈如我　王緝熙相屬民歌于道史書之冊　王
弗自滿惕若于夕

自題六十歲眞

藐爾形神宜乎山野之沉淪儼爾冠紳却是巖廊之
貴臣足若逡巡眉若蹙顰無乃道求天人力不足於
爲仁志切彌綸功未試於及民位列鼎茵貧無以庇
其族親者歟有書隨身應俟千春兮亦惟曰好之者
佔呻不好之者堆彼積塵兮

懷齋朴公光玉畫像贊

眉宇豐融如集衡衛之神功意象雍容宛帶揖讓之
高風是無乃淵源栗翁麗澤霽峯當龍蛇旌旗之紅
衆推爲蕭相國於南墉者歟新綃垂空丹青冉濃颯
爽精忠如在眼中過者爲之屏息曲躬羗肅然而起
恭

保晚齋集卷第九終

保晩齋集卷第十目

箋文

京江祈雨祭文
海州龍塘祈雨祭文
平壤四門祈晴祭文
平壤江祈雨祭文
平壤社稷祈雨祭文
崇靈殿祈雨祭文
祭季弟自明文
祭李先甫垙室恩津宋氏文
祭鄭子正昌朝文
祭李君則彝章文

保晩齋集卷第十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玉冊文

大殿加上尊號玉冊文

寶籙重衍猗歟泰階之已平玉冊載揚煥然賁號之加上禮雖循舊慶實維新恭惟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主上殿下乃聖乃文丕承丕顯以千乘而躬曾閔之行教成家邦繼　二后而得春秋之傳功光史牒揄揚宿昔縱摸日星之光輝想像如今未盡天地之高厚矧當

鳳曆之屢紀益多鴻烈之可書衛武勤九十之箴由
切磋工夫乃得虞舜篤五旬之慕自精一心法而來
黝檐肇建於南州稽三代而無愧璿譜永昭於北
史㫖百世而有辭太和陶匀囿朝廷於五福神功默
運混門戶於一家乃知品物之咸亨摠由天行之益
健黃圖日月駐八千而爲春爲秋玉樓寒炎躬萬幾
而以朝以夕巍乎德業之崇廣秩然功效之後先唐
臣贊帝堯之文明式表齊治之本詩人詠周王之壽
考俾見髦乂之成名德紀功豈徒一世之顒仰辨體
昭用將爲百王之章程肆諸臣常願鋪張而聖心

久執謙抑乾道愈邈於下濟幾多抱鬱之嘆縟儀將
擧於 先休幸値推孝之會是有 貳極之晉奏遂
因一言而決從盖其顯揚之誠默契 聖德故以絜
矩之意曲副 睿衷謹加上尊號曰大成廣運開泰
基永伏惟 主上殿下俯受彝章仰荅繁祉得壽得
名又得祿膺虞瑞於自天如岡如川復如山迓周福
於惟日

仁敬王后加上尊號玉冊文

惟天爲大盛烈追揚於 先朝與日齊光彝章幷擧
於 元配爰奉顯冊式薦徽稱恭惟 皇妣光烈宣

穆孝莊明顯仁敬王后毓祉名門作嬪京室十亂同
心之美邑姜乃其造端二南化俗之功關雎實爲正
始雖洪號屢加賁飾而懿範未盡形容玄機贊乾九
之剛德合中正黃裳叶坤五之吉物歸含弘稽金泥
而是隆是崇昭玉度而載巍載煥謹奉冊寶加上尊
號曰惠聖伏惟光膺縟禮申錫純禧 璿牒流輝曁
曆數而垂萬禩之久瑶圖凝瑞介本支而衍百世之
繁

貞聖王后追上徽號玉冊文

遵殷祔而升侑圭璋薦誠稽周謚而賁揚琬琰昭度

情文兩盡悲喜交深恭惟　皇祖妣惠敬莊愼康宣
恭翼仁徽貞聖王后吉叶黃裳頌騰玄紞涵育柔化
至哉三十年母儀協贊陰功允矣億兆民子惠方彤
管之闡美絛金𢇛之歛暉漢殿瞻月出之遊幾　聲
容之髣髴齊寢留曉箴之語尚嬪御之誦傳嗟乎泣
弓之淚未乾居然懸樂之期已届天地定位斯禮也
序　宗廟而享　宗祧日月有時其事則以　大行
而受大號肆采公議庸宣幽光謹奉玉冊追上徽號
曰端穆章和伏惟丕膺懿稱庶垂冲鑑瑤圖衍祉迓
駿命於無疆玉牒流輝表鴻烈於不朽

竹冊文

毓祥宮加上謚號竹冊文

篤孺慕於八旬永念劬勞之報流芳徽於千億誕舉
顯揚之章敢曰形容粗伸誠禮伏惟　和敬徽德淑
嬪幽閑　聖度徽柔懿規履中正於始終椒闈傳進
簪之美存儆戒於夙夜　楓宸耀鳴玉之儀譬陰功
密運於乾坤不露流行之跡而玄化自底於亨泰遂
成彰大之基逮眇躬膺濬發之祥果世道致和平之
象調酸醎甜苦之味幾費五十年精神破東西南北
之朋無復千百歧分裂四方之綱紀是正雖藉傳心

之　聖謨百年之朝著永清實體顧腹之嘉訓微忱
常切於追慕廷議已登於闡揚聽蓼莪三復之音孰
無報本之志想箕疇五福之錫舉懷歸美之誠金泥
銀章非不紀蹟於一冊彤管青簡亶合增輝於萬千
茲奉二字之徽稱庸副一世之衷悃考德而記精粹
之烈名實無愆推效則表寧謐之功本末俱舉雖幸
情文之咸備那堪愴慕之益新謹加上謚號曰安純
尚冀　明靈俯垂昭假玉札揚號符燕翼於瑤圖青
社留光翊鴻基於磐石

孝純賢嬪加號竹冊文

竹冊文

毓祥宮加上諡號竹冊文

篤孺慕於八旬永念劬勞之報流芳徽於千億誕舉顯揚之章敢曰形容粗伸誠禮伏惟 和敬徽德淑嬪幽閑 聖度徽柔懿規履中正於始終椒闈傳進饍之美存儆戒於夙夜 楓宸耀鳴玉之儀譬隂功寄運於乾坤不露流行之跡而玄化自底於亨泰遂成彰大之基逮眇躬膺濬發之祥果世道致和平之象調酸醎甜苦之味幾費五十年精神破東西南北之朋無復千百歧分裂四方之綱紀是正雖藉傳心

之　聖謨百年之朝著永淸實體顧腹之嘉訓徵恍
常切於追慕廷議已登於闡揚聽蓼莪三復之音孰
無報本之志想箕疇五福之錫舉懷歸美之誠金泥
銀章非不紀蹟於一再彤管靑簡亶合增輝於萬千
玆奉二字之徽稱庸副一世之衷悃考德而記精粹
之烈名實無愆推效則表寧謐之功本末俱擧雖幸
情文之咸備那堪愴慕之益新謹加上謚號曰安純
尙冀　明靈俯垂昭假玉札揚號符燕翼於瑤圖靑
社留光翊鴻基於磐石
孝純賢嬪加號竹冊文

邦家重統承之謨夙正名而紹序聖人有義起之禮用錫號而申休爰采從貴之文遂舉匹美之典咨爾孝純賢嬪趙氏妙膺三簡克配重离百行攸原著深愛於有愉有婉一德無雜昭令譽於宜室宜家天理難諶於初年　宗統果繼於頃歲今因丕子之托重永念孝思之加隆有其實而得其名旁推正宗之懿憲無於禮而中於動賁飾節惠之顯章玆命加號爾以承統於戲欽予冊詞佑乃茀祿鞏邦基於駿命雖舊維新篤餘慶於螽斯愈久彌遠

頒教文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 眞宗大王 孝純王后

祔 太廟頒敎文

王若曰三年之制有期抑餘哀而俯就七世之廟觀德擧彝章而肇禋玆當升祔之辰庸敷渙汗之誥嗟聖祖五十載鴻烈允人辟千百代龜監泣風泉蓼莪之詩止於敬止於孝敦豐芑棫樸之化丕哉武丕哉文泰階之休運方亨爭頌添籌之慶鼎湖之仙游云邈遽抱遺弓之悲若稽 先后之潛光宜享後承之遐福相彼周室季歷踰百年而尊王考諸我邦 德宗越累歲而入 廟肆因中月之載屆遂涓吉日而

弁蹐時序頻驚於　喬陵痛堊室之變節　昭穆合
饗於　太寢儼丹門之改觀內外之幄帟高張忍言
羹墻之慕前後之軒架交奏不禁杯棬之思情固無
窮禮則有限乃於本年月日祇奉　皇祖考英宗大
王　皇祖妣貞聖王后　皇考眞宗大王　皇妣孝
純王后祔于　太廟旣揚妥靈之昭典乃覲秉文之
洪休黃流在中髣髴雲馭之陟降朱絃登上悽愴黼
筵之君蒿儀度罔愆於幽明霈澤普施於雷雨自本
月某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滌
瑕欲其更始體仁足以長人藉　先庥而仰成方多

踐行之感爲生民而立極那無播告之修故玆敎示
想宜知悉

王大妃殿　惠慶宮進號頌敎文

王若曰明王愼制禮本緣情而生聖人盡倫孝以尊
親爲大肆飾兩慶庸賁一初念予孤露以來竊幸怙
依有所歡承　長樂保佑之功化如天恩重　慈宮
劬勞之酬報無地伊邦家繼體之義固所當先然君
子立愛之方亦豈或後玆因椒壁加隆之典兼擧萱
闈揚徽之謨思齊之盛德鋪張稽儀則而溯上柔嘉
之潛光摸畫采名實而得中越石播金佐以宮商之

品節瑑玊鐫竹儼然秩文之等差乃於本年五月初
六日加上　王大妃殿尊號曰莊僖進　惠慶宮號
曰孝康寅薦纔訖於內庭子道少伸於南面　東朝
親筐篚之奉世必識教化之源　北堂耀冊寶之陳
民皆知顯揚之道由來天理之極致不外人事之當
然遂推興孝之仁旁及宥罪之惠霈澤荐下縱云雷
雨之滿盈景貺無前何惜陽和之溥洽自本月某日
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邦之大夫
庶士須贊錫類洪休嘉與百姓羣黎咸歸歛福至化
故兹教示想宜知悉

中宮殿冊禮頒教文

王若曰予惟禮重儷極道本造端盖陰陽之分治庶績乃理譬乾坤之定位品物遂亨肆告多方式昭彝典顧玆中闈之世德早膺　先朝之妙掄鏘璜珮於晨昏共事　二聖祁冠被於夙夜與更三年琴瑟孔和恒勉齊家之懿範日月幷耀詎緩配體之常儀載涓吉辰誕宣徽冊乃於本年五月初六日　王妃金氏授冊寶正位治內治外之協贊旣敦教化之原資始資生之旁推宜均雨露之澤於戱宜爾家室固知治平之基自今慰彼黔黎寧忽播修之典循古故玆

教示想宜知悉

靖嬪上諡封園頒教文

王若曰蓋聞禮重報本祭貴從先殷立仲春之祠實基商丘之祀簡狄周有先妣之享亦因后稷之廟姜嫄兹率 毓祥之舊章庸飾揚徽之新典洪惟 靖嬪潛靜之德濬發 眞考啓佑之休王度彌貞贊柔化於玄統瑤光載耀衍繁祉於 青宮迨天時屬餘慶之昌而今日稽加隆之節大統式昭於鳳曆既遵寧考之遠猷嘉徽追報於燕媒自有我家之成憲纔完躋祔之殷禮遂薦 宮園之崇名竹簡銀章之煌

煌考德議謚丁閣重櫓之屹屹備物稱儀損益得古今之宜邦典歸一藻梲視南北之制　廟貌成三乃於本年月日追上　靖嬪謚號曰溫僖宮曰延祜園曰綏吉惟玆大庭之播修亦述　先后之彛則以一國興孝之道旣情文之罔愆在八域同慶之謨詎曠蕩之或靳爰布由中之誥特宣推下之恩自本月某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邦祿荐臻人皆曰亨泰之會基業艱大予自切臨履之心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戊戌討逆頒敎文

王若曰春秋揭無將之誅大義斯炳虞書著怙終之典聖人豈欺肆當三凶之鋤治爰舉多方之播告嗟向來編明義之命即王者期無刑之仁始終脉絡之細論照魑魅於禹鼎原續眞諺之互備象布懸於周和反側自安予雖施解網之政秉彝同得人孰無寢皮之心不料一種假息之徒敢生二篇漫漶之計逆賊量海狐狸面目鬼蜮肺肝機關包藏久誤湖右之風俗斗筲乍挾厚欺都下之聽聞矧以禧能之屬親兼作龜翼之血黨凡凶國禍家之議靡不主張若詬天罵日之疏率皆代草雖當羣梟覆巢之後猶起斷

蛇逞毒之思輸情伏辜之凶謂以寃枉樹綱昭紀之策指爲假虛反形已具於籍兵是誠相範之傳神傳法禍機潛挑於挾劍汝亦龍輝之無父無君篋妖孽之書封敢曰某氏粧巨逆之簡札抑又何心乃若後翼本以狼狠之流且有狐媚之行鄉曲慣武斷之習視國如無黨窩懷卵育之恩爲賊效死丏疏文而投匭已露谷永附莽之奸草供辭而藏筒自知郗超黨桓之罪至於鋏葭莩小醜締結元兇綢繆四字之凶言叅翼爰而不錯約束兩塗之秘計暨量供而相符綱常未頹雖聞此而尚痛鬼神旁布欲持是而安歸

竟因乾道之甚昭遂致逆節之自綻藩鎭封啓始也
枝葉之離披帳殿訊因終焉本根之呈露鴟䳜獍肚
盡吐平問之時亂領妖腰悉伏常刑之典旣洩神人
之憤寧靳曠蕩之恩自本月某日昧爽以前雜犯死
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禍福無不自求各懋乃安分
之道霜露罔非至敎咸囿予廣仁之治故玆敎示想
宜知悉

箋文

王世孫賀　大殿親耕親蠶箋文

天開壽域治已登於蕩巍春回郊壇禮俱行於耕繅

觀感此日晉賀如雲恭惟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主上殿下一德誕敷九功惟敘追制作於姬聖大哉三千條儀文務勤儉於豳風允矣八百年基本肆採古法令典爰舉東耤西蠶倉庚載鳴鑾蹕和新田之曲戴勝于降金鉤映柔桑之枝猗盛儀并修於 卲齡伊洪休實曠於前牒伏念臣躬陪輦後喜溢民先絲穀告徵人皆囿天施地成之化閭井趨事臣則知上行下效之要

王世孫賀 中宮殿親蠶箋文

化協重麗仰陰功之配極禮行五採覩盛典之匹休六宮歡聲千官賀語恭惟　中宮殿下治贊堯舜聖符塗莘絺綌趂谷鳥之鳴頌幾騰於孝敬澣練昭濯龍之德敎已成於儉勤惟茲翟褘之秉筐式承紺轅之載耒乾資始而坤資物斯道也發爲儀章女勸績而男勸耕其效則捷如影響爰循匝域之鰲抃用飾盈庭之嵩呼伏念臣鶴邸奉歡雞曉問寢禹筵講習常喜二南之風謠泰壇叨陪欣瞻三代之文物

王世孫賀加上　毓祥宮謚號箋文

孝爲大於顯親誕膺休慶禮莫重於報本載揚徽稱

臣心有榮　聖志無憾恭惟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
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主上殿下
運撫一治行出百王　八旬誦蓼莪之篇恸孺慕於
虞帝五紀致棫樸之化建皇極於箕邦玆循加隆之
羣情遂舉進號之曠典伏念臣位忝貳極歡承　兩
宮燕翼三朝敢忽在耳之訓誡鼇抃此日粗效拜手
之忱誠

大殿賀　王大妃殿定號箋文

椒闈奉歡方深愛日之悃瑶冊揚號敢效摸天之誠
一德彌光八域同慶恭惟　睿順聖哲莊禧王大妃

殿下母臨廿載子惠兆民陰教穆宣允矣乾剛之協
贊艱貞利濟至哉坤道之默成肆當變除之辰聿舉
崇奉之禮伏念臣嗣承丕緒恭薦彝章玉爐生煙紫
袖之昭容齊唱金殿獻幣黃圖之歲月弘長

謝致仕箋文

徽懇猥瀆冀遂一退之情 聖眷罙隆特侈三字之
號驚魂乍定感淚交零伏念臣素乏材能徒竊華貫
葵藿自傾於向日縱勉暮境之盡忠蒲柳先謝於望
秋不堪朝端之陳力終緣駭機之迭發以致閭門之
將顛讒逞百端嗟人言何所不至恩偏再造顧此身

幸而有今素性不嫺於顯昂臣固自取 淵鑑孔昭
於辨釋 上獨深憐倘思性命之苟全莫如蹤跡之
早退 聖朝之恩渥浹骨豈欲便訣於明時畏塗之
風波驚心唯願永謝於仕路何圖終始之澤特允休
致之章拔之羣憾擠排之中莫非造化靡以半祿朝
請之秩許其優游若鄉家全保之音實出曲念伊文
字顧問之教別是殊榮茲當白麻之臨宣倍激丹衷
之隕結夙夜攢祝父子弟兄畎畝詠歌生死肉骨茲
蓋伏遇 主上殿下功參化育道合生成追虞帝聖
讒之明何患多口監周經引年之典禮使羣臣遂令

賤姿亦被優渥臣敢不俯竭微悃仰答洪私跡辭周行縱決謝事之志誠懸魏闕佇殫戀 主之忱

謝覽稿賜詩箋文

荷徵稿之殊渥蕪辭上塵垂踰衮之隆褒昭先下飾彩纈在手祥輝被身伏念臣進以雕虫退猶拾蠹賓筵出入玩瑤軸瓊函之秘藏奎閣編摩攀玉色金聲之 宸藻安有絲毫裨補徒誇千一遭逢偶因法席之論文遂蒙弊箒之經覽氣格卑弱常以覆醬瓿自期 聖鑑高明深恐汚香案爲罪不圖風簾之親閱爰侈 雲章之誕宣綜錯陰陽謂窺三易之路逕流

行雲水許躡二蘓之藩籬摛藻燦然聆正聲於雲門
大卷奬諭炳若睹長價於玉珮瓊琚是何陋拙之文
辭反紆超異之褒美蓋微臣嘗以薄技効力粗殫十
稔之精神故 聖心爲憐老朽無名有此餘光之陶
鑄茂陵求草不及長卿之在朝都省賜詩但嘉宋璟
之進秩如今所被在古亦稀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
天縱之姿日新其學追前聖樂育之化政先作人體
上天曲遂之仁朝無棄物遂令告老之賤亦與非常
之榮臣敢不仰感鴻私俯勵頹景爲軸爲閣永流芳
於千霜傳子傳孫庶報德於百世

上樑文

三瀑亭上樑文

牛川之北鷹峯以東窈窕一區琮琤三瀑橫布岸壁皎若銀漢之句回分流石縫洞然璣旒之錯落聲轉蒼松之影轟轟其雷寒生赤日之天霏霏殘雪由巖勢或偃或欹或立故川流爲臥爲散爲飛披草則杖屨之遺躅可尋掃苔而鑱刻之舊迹不泯主人煙霞肯構泉石傳家乍遷出谷之鶯久憩下田之鷺彌綸到手誰進止蠅之讒花竹尋盟還成失馬之福朝攀松柏而拜跪夕循磵溪而逍遙用之則行卷箒策於

廊廟是亦爲政試經濟於山林風清月妍非不岸幘
而瞻掛石煙霏雨細何由凭几而聽飛空爰度斯基
以述先志白茅上覆青嶂旁環一道虹光駕出衽席
之下千點珠屑飛迎榱桷之前飽藜羹而携藤節響
出谷口攀崖角而倚欄曲氣凌荷裳兩世心上之經
營今日山裏之突兀指點某丘某水庶幾傳子傳孫
凡厥同工齊聽善頌
抛樑東飛湍瀧瀧瀉層空緣溪躡磴身將倦快閣欣
逢草樹中
抛樑南千尋疋練掛雙巖向來拄杖盤桓地幾歎山

中無小菴
抛樑西抱作澄潭逝作溪可憐斯世彌綸業且試區區一堰堤
抛樑北不用淸歌與鐵笛坐久莫嫌人語沉是非須向此中默
抛樑上朝暮樹陰千萬狀洞門春鎖水涓涓好鳥飛來時一響
抛樑下坐底川聲喧一夜危石雙擎終不移始知一木可支廈
伏願上樑之後水增而駛山增而高胷中之星斗光

芒物外之乾坤廣大一片桃藥莫教流水出來四時
風煙留待羲洋共樂

讀書齋上樑文

兒郎偉魯邑起絃歌之聲聖有割雞之戲周家備庠
塾之制古重述蛾之居肆建五架廳齋以待十室忠
信蓋茲廣平數十區井域未沐朝家三百年文治漠
然山高而水清非無俊秀之鍾毓逖矣地僻而邑小
孰有道藝之漸磨家則無鄴侯插架之藏智未通於
今古士不知董子下帷之業學莫究於天人碧梧高
岡何論明庭之多吉菁莪中沚未見君子之有儀文

運忽開於一方賢侯出宰於百里追芝老之舊化居人說青龍之潭訪楸翁之遺墟何處是白鹿之洞晏元獻之出知天府學舍肇修於南京伏太守之久處常山教授將遍於北地遂推曠百之感以寓樂三之誠迺捄迺陾如翬如革堂成而鷰雀賀戶墐而蟋蟀鳴西室東房略倣殷學膠序之法夏詩春禮一遵周師崇立之規集草澤井閭之蹤換耕釣以禮樂聚泠淡闈熱之籍變謳謠而咿唔青縹牙籤不但窺聖人微意緇帷絳帳況乃庇寒士歡顏堂開玲瓏之八牕墻闢高堅之數仞仁風一域不數龔黃之醇治文教

千年可挽洛閩之遺緒由于鄉達于國安得大廈千
萬間讀其書知其人嗟哉吾黨二三子聊申善頌助
舉脩梁
兒郎偉拋樑東扶桑日出紫煙東披衣鼓篋誾誾坐
疑是千秋孔鐸東
兒郎偉拋樑南亭淵如鑑縣城南暮春春服初成後
六七冠童步向南
兒郎偉拋樑西一眉分嶺限東西三清臺路知何處
古蹟悠悠水共西
兒郎偉拋樑北嵩高維嶽天之北吾聞地氣自循環

感慨今無燕代北

兒郎偉抛樑上奎壁星文森列上會待金聲玉振之送君歌鹿賓于上

兒郎偉抛樑下書帶草青簷廡下欲識靈襟洞澈時俯仰一理齊高下

伏願上樑之後講論盈室屣履塡門書添丌上之芸香士廣胷中之知慮鄉俗丕變敦入孝出弟之風正學菀興兼內聖外王之道不負賢宰嘉惠之意咸歸
聖朝作成之功

肯構亭上樑文

謝安石之東山故第仗肖孫而復完許子春之南郊小園繼乃祖而增築肆以高堂終畝之訓遂成名門克家之譽眄彼斗浦一區曾爲眉江別業彌綸大手老煙波之簑笠拯濟初心付山林之耕鑿青葱江樹憑檻之雜詠猶傳淡靄嶠雲望闕之孤忠如在嗟乎人亡而亭燬久矣石老而苔侵江燕空飛何處是王氏之宅野棠自發行人指鄭公之墟奕葉已替於長枝青氊遂歸於少阮欲畀繼前美之責誰是承祖武之賢荀家八龍慈明得無雙之號崑山片玉郤詵占第一之名眷知彌深或比巨魚之縱壑亨道方闢佇

期脩翼之摶天奚但蜚英於明廷抑亦昭述其世德居然屣軒冕之志忽起營菟裘之思承明誨於過庭蚤成分華之劵錫嘉名於肯構仍侈扁亭之文有是祖有是孫美哉輪美哉奐築墻而環抱喬木卷簾則放入前山潑潑游魚故近釣臺之遺址翩翩水鳥如識主人之重來簷棲萬壑之白雲感變態之從古架揷千軸之黃卷宛手澤之如新詎云事去百年是謂棟成一日從此流行坎止人稱家學之有自來焉於是偃仰嘯歌誰道大夫之無所歸也聊申嘉祝爰擧脩梁

拋樑東飛甍噲噲與天通幾年流照琴書景又向軒牕射影紅

拋樑南澄江一帶碧拖藍漁舟唱斷查梨曲鄭笏召棠可弃三

拋樑西山外天堦尺五低進退隨時吾有受笑他王氏賤家雞

拋樑北背月屋青巒如攢竹山鳥不知人自歸數聲催去出林谷

拋樑上少微星座儼垂像君看從古大朝廷必有高人名節養

拋樑下白鷺羣飛掠檻過隔𡸁如逢花外車與君同結香山社

伏願上樑之後風月無邊江山有待一時人物青編之公論自存三逕松篁白首之閒趣亦足付萬事於好好堪百年於休休

採薇亭上樑文

地有顯晦桐江得釣石而留名人無古今許由與務光而同傳爰築後賢考槃之所遂借前聖採薇之稱盖治隱同操於墨胎而金烏并高於雷首桐田月上泣周家之乾坤竹塢風來保殷朝之甲子茹山蔬而

講求仁之學又何怨乎折蘺菊而酹立懦之魂庶無愧矣嗟哉時異而世變漠然山高而水清寄香火於栗里田園寔取地勢之饒沃移院宇於紫陽洞府爲便章甫之往來久矣杖屨逍遙之原尚切荊棘蕪沒之歎行人指點撫舊植而齎咨歲月浸湮訪前躅而誰識荒草古墓徒聞砥柱之石猶殘孤竹遺墟試問清風之臺何在肆侯伯博採於羣議而亭榭爰度於故基翼翼飛甍傲碧城之廟貌煌煌嘉號移灤河之扁名曠野之蓬藋芟除美哉輪奐高山之蘿芽作止魂兮歸來庶幾二三子同歸永爲千百代瞻仰往者

過來者續孰不登臨而緬懷樵人謳牧人歌亦必躅躇而起感旌忠勸節賢宰知勵民之要崇德象賢方伯有紹祖之美凡我秉彝之同得須知柯鑑之斯存爰舉脩樑聊申善頌

抛樑東扶桑紅日漾江中烏山一抹孤雲雨長得峯巔鳳尾叢

抛樑西黃花猶想祭夷齊公今合受夷齊祭誰植黃花滿眼迷

抛樑南英靈來往此停驂風清月白移床地隔樹如聞鳥語喃

抛樑北憶曾叫閽成高躅俱全身節知亢難歷數千秋不五六

抛樑上半天星斗垂簷朗熊魚取舍豈斯須祇自平居有所養

抛樑下寄語隣氓勤掃灑高風凜凜令如攀過此何人不下馬

伏願上樑之後神來翺翔士爭仰止一方聳勸知爲善之若斯千載流傳歎化俗之有以與廟院而并峙暨碑碣而永垂風雨攸除耕耨不及

祭文

健元陵親祭文

於皇　藝祖肇開我疆文經武緯日星爲章啓佑後承黼黻笙簧永言東土休明之方瞻彼喬山弓劒攸藏神京是鎭八域是昂矧伊　寧考宅玆隣岡桂旗神輿言侍之傍小子嗣位　先烈思揚　祖功宗德罔非羹墻維丙之秋象設入望誠深拜展禮拘衰裳日月云邁倏焉終祥迺披餘衷迺薦馨香穆穆降監燕翼彌長錫以豐康俾熾而昌

元陵親祭文

仙遊一遠歲月何遄常事云過祔禮已涓嗚呼曷依

心之廓然矧茲春暮零露滋泫薄言汎掃喬山之巔
有樹蓊蓊有草芊芊粤自衷省于今經年居然時物
亦貿而遷俯仰踟躕邈矣雲軿惟餘志事小子勉旃
勉旃維何愛民敬天非徒在耳又垂之編庶幾无斁
率由心傳 皇祖有靈保佑罔愆峩峩奉璋秩秩承
籩宛彼昔歲視膳之虔

宗廟秋享親祭文

肅雝 淸廟籩豆大房鍾鼓喤喤磬筦鏘鏘朱干玉
戚庭燎之光念昔 藝祖靖我東方思文 列聖繼
序斯皇明昭有邦黼黻圭璋以宥以客燕及無疆於

奕 新宮左右洋洋眷顧來後申錫休祥瀼瀼零露
日月其嘗載膋載燔或彝或筐焄蒿有臨歆此馨香

景慕宮臘享親祭文

瞻彼 閟宮寤寐馳誠廼門輦路日月其名亦有儀
典適修而明霜露新感忽此嘉平載潔豆籩載鐲犧
牲何以侑之馨苾三成庭燎有輝奔走蔥珩僾然入
戶如奉 容聲穆穆降監蕭膋粢盛俎賚有慶永錫
休禎

毓祥宮親祭文

日月幾何釋衰而緌觸境增感 先君之思曰昔戊

戊　慈顏永離天時將周予懷曷追諄諄　玉音尚在耳垂轉眄之間忽此干支忌辰吟節又萃一時志事是繼情文則宜于豆于籩以饎以粢雝雝肅肅庶幾歆斯

延祐宮上謚親祭文

於休哲範積慶無疆承我　寧考昭德之先永錫祚胤爲國　元良維天報善愈久彌昌式至于今遂大以彰思文　眞考繼序斯皇乃稽邦典　儲慶毓祥猗猗竹冊煌煌銀章考德紀行徽懿載揚瞻彼吉園丁閣在傍乃陳肶典乃薦馨香吉日維庚小子

奉璋

永祜園親祭文

小子銜恤今幾寒炎終天之慟恒如枕苫 宮曰景慕門是日瞻欝其松柏衛彼黝檐有誠長懸有淚長沾矧玆新春零露廉纖 誕彌靈宮餘哀猶鉗怵焉斯懷鑾路亀巖聲香式薦凄日在簾僾然如聞上有雲杉舊悲新感觸境載兼旨酒旣淸洋洋降監

永禧殿親祭文

皇矣 藝祖肇開我東功被厚載德配高穹于何瞻仰 八彩重瞳尚有丹靑髣髴曈曨深深簾閣肅肅

祠宮 三后侍傍神理相通昔我 寧考式禮寀隆
又奉 睟容五室之中庶幾悅豫鬱其葱蘢黃流玉
瓚載陳菲衷

右 第一室

皇矣 光廟克配 三宗文謨武烈赤刀黃琮有侐
南殿有儼 真容長侍 藝祖昂昂顒顒歲時芬苾
同此肅雝於昭陟降保佑嗣封 寧考夙事饗佩瑽
瑽日月幾何 寶軸言從瞻仰 神龕瑞色添濃挹
彼泂酌將以敬恭

右 第二室

皇矣 章廟蘊德淳厖天錫茀祿如海如江篤降
聖哲顚扶危扛綏我 宗社靖我家邦終焉饗之祝
敔楬椌穆穆 眞容迺簾迺牕 聖祖神孫後先盖
幢又奉 寶幀維錦及玒於赫 眞殿前代斟雙虡
告厥由盎齊在缸

右 第三室

皇矣 肅廟四紀至治貽我燕謨恢我丕基有殿鼎
峙 睟容儼垂 皇祖繼述玉軸三之小子敉承
先志恐隳曰寧曰瘖以妥以移嗚呼未遑惟是永禧
乃蠲吉日 寶幀絳帷永言侍傍於千萬斯喤喤磬

笙從以大精

右　第四室

嗚呼小子曷其有依載離　耿光載撤遊衣唯餘志事式是無遠遠嗟玆五室戊辰翬飛星霜屢更　日表齊暉　祖功宗德爛其映輝　璿源在宮　長寧在畿三配　先后在古亦稀縟禮載備酬報庶幾願賜降監天命永祈

右　第五室

藏譜閣酌獻禮祭文

邈遠　音容今幾星霜踐位行禮罔非羹墻昔年今

日屢奉壽觴天時載周寸忱罙長言從 璿殿薄薦
圭璋耿耿餘誠明發不忘瞻彼舊邸 寶幀有煌粤
昨妥奉禮展未遑龍旌載啓犧尊是將僾然入戸如
覲 耿光

毓祥宮酌獻禮祭文

有侐 閟宮 先后盡誠每値 慶節鑾路是淸煌
煌羽旄我墻我羹倏焉天時黃華之令永念 先志
小子心怦載瞻黝楹載饗蒸珩籩豆有踐觴尊有盈
何以薦之皎如誠明

義興華山祈雨祭文

眞卿決寃獄而雨吏之邑有寃獄不理歟周暢葬暴骨而雨吏之邑有暴骨不收歟東海祭冢冢而雨吏之邑有飲恨之冢歟南唐除稅而雨吏之邑有無名之稅歟鄭弘行春而雨豈吏不職歟趙瑶行禱而雨豈吏無誠歟密雲將集淒風吹散乍雨還晴若有咎在乎人者吏敢具牲幣稽首請罪于神曰百姓有罪罪在太守太守有罪無以百姓

義興公山祈雨祭文

嗚呼先王封嶽瀆庸爲一邑之鎭壇墠而燎望之爲其能出雲雨滋穜稑俾邑無眚禮散利爾乃今天閟

雨酇閟殄草于稼澤曰曷爲使土地焚惔痒我穡事神不聞設福綏實彝卣浼酌貍沉于比麓神弗知神弗子民與民弗爲神恤與莫仁于神莫愛于民寔惟吏惷愚疵賤弗克于職大爲神羞神故與之灾而益其辜肆吏永思艱惟天相民惟神若天吏今癏厥位厥辜在吏神曷其移于我民矧歲凶年穀不登馳道弗除左右布而弗修神廼欲鎮兹邑永保其厲禁得哉吏又敢潔黝牲將承筐稽首以請于神神其居歆降滂沱于野于原俾禾役穟穟秬秠荏菽各秀廼穎是任是負以穀我黔黎吏敢不倡率夫井簸蹂叜浮

報豐康于神

京江祈雨祭文

粵以筐幣導此菲誠通宵霢霂神賜孔明曷不滂滂響彼簷榮宻雲將集天宇旋淸念彼千耦癉我心怦稼穡或痒神其有寧敬恭儀物不雨靡停霈霈甘膏庶隨茲觥

右龍山江

嗚呼一霈神莫之佑雖則滋脉于何移苗旣雲以曀又日之漏我誠其薄我幣其陋胡寧忍此俾民耗斁疚哉鄉宰潔哉庶僚靡愛斯牲又祈冥祐神庶無怒沱沱盈畝

右楮子島

海州龍塘祈雨祭文

神變惟龍宅茲滔滔雲雨是作黍稷之膏於焉尸祝厥功維高 王命臣愚西民徠勞謂藉神賜庶無旱澇如何暵乾五六之交中田如惔下民其咨靜思厥咎敢余云逃聽斷之惑鞭扑之騷是在乎余胡俾民咷皎我誠明潔我蘋毛于以妥侑于彼波濤蜿蜿虵虵後先鼉鼇願興甘霈逝隨淸醪遍我封疆亟蘇煎熬

平壤四門祈晴祭文

圭幣旣卒於北門雲雷未捲於南畝雖菲忱難冀孚

格奈菜色亦羞神明敢忘瀆撓更薦牲醴盖我 王國之西紀卽昔箕聖之東封川澤凝祥百靈護井田之址陰陽順序千載詠比屋之治不惟海鼉江蛟尚遵時若之教亦粤門神戸鬼爭保平康之功夫何彌月之潦忽在望秋之際田疇遍孽苗者黑而秀者沉溝塍盡平高其崩而低其決千耦荷鍤嗟耘耔之遠時萬廚藏煙歎炊爨之曠日雖懃累及百姓之罪敢效索禱四門之儀溜簷隨鳴固知神賜之愈邈雲罍更洗庶幾民命之俯憐願揚赫赫之靈以介穰穰之瑞開此旭日之耀地掃彼陰雲之蔽天豐禾稼於一

邦民樂大有踐籩豆於千祀神其來依

平壤江祈雨祭文

沔彼長江西門之紀名與府同功以澤美有龍出雨黍麥薿薿黍麥薿薿民之攸倚百年尸祝秩亞五時胡今之旱載胥近止中田有萎下民何恃昨禱酒巖神不余揆乃潔簠簋索禱于水願興甘雨沛然千里澤此黍麥以及麻枲穰穰京坻衆民是利逝將牲幣以報神賜

平壤社稷祈雨祭文

嗚呼何辜西土之民頻年饑饉閭井咸呻杼軸旣空

倉庾亦貧尚冀今歲神垂之仁麥先登場于秋于春如何暵乾又跨三旬川竭以涸土烘而皴中田有苗軋拙未伸豈伊民罪旬宣匪人胡移於民以蹙以嚬齋我誠敬潔我衿紳于以赴愬于社稷神願降甘雨霈彼畦畛豐厥百穀盈箱盈囷曷不報謝神賜之均

崇靈殿祈雨祭文

四月為旱兩旬是兼彼胚者麥匪茁伊纖肅將牲幣遺廟載瞻我冪方舉我衣已霑民荷耰鋤吏報水籤曰我前王嘉惠遺黔如何彼魃又脫其鉗雲欲滃滃曦已炎炎顧瞻四野咸失潤黏嗚呼曷辜民將盡殲

如惔斯憂會莫之砭仁愛前王云胡若恬毋曰幽漠
尚庶推占惠而不卒皇靈所歟寧俾魃肆神羞之添
迺清旨酒迺潔形鹽再其禱之翼翼崇檐雲師龍神
左招右拈垂以冥騭晨夕不淹皎如誠明導此筆尖

祭季弟自明文

維庚午孟秋幾望積雨收而皓月光自明之仲兄君
受永懷自明寤辟有摽惻惻然悲泣達曙越五日己
未白飯淸酒來哭于自明之靈曰自汝之沒逝水沄
沄天時一變缺月復圓悠悠我思曷云其痊憶曾新
涼入我書幌叔展箱縹季掃傾床坐余中堂談說洋

洋令也節物宛其前時床書自如素幔空垂相彼流
鴈亦羣而飛我獨含哀汝則何知嗚呼已而已
而憶曾良夜林影交地來汝叔季薄言東里嘯傲酣
歌達曙偕止令也南軒有來簾櫳嚶嚶草虫趯趯床
蛩余季亡此云誰之從我獨含哀汝則何知嗚呼嗚
呼已而已而憶曾溽雨滴瀝吾庭布被覺冷睡失五
更我臥長吟汝起而聽令也淫霖門掩苔痕孤蛙跳
戶倦鳥投軒叔兮仲兮無心可言我獨含哀汝則何
知嗚呼嗚呼已而已而憶曾三庚兄弟孔樂烹雞炰
狗引以大白淸鏘和句有翩其軸令也伏熱豈無盃

盤盂盤秩秩奠也非餐頹彼床頭亦誄之文我獨含
哀汝則何知嗚呼嗚呼已而已而嗟吾三人頭白相
期一者先亡二人之悲憐彼叔兮好顏來慰好豈真
好適增我喟喟焉誰語文以瀉志嗚呼已而更端者
四豈伊夸辭聊舒堙鬱人亦有言歌甚於哭叔兮讀
之于季之靈使汝有知庶鑑我情尚饗

祭李光甫珖室恩津宋氏文

我取友少唯光甫友光甫喜客北海罇酒春花糝糕
秋月揚舲誰其左右我之弟兄維時孺人實尸其羞
而不槩量惟夫子求夫子曰嘻朋友樂豈知來之報

有逾雜佩自我憂患迹尠春塢有時造門咄嗟鼎釜豈伊飲食感此情厚我以光兄謂孺人嫂嫂昔無恙聞我喪季潸然以涕骨肉匪異言纔到耳繼以凶音令我憯惻亦嫂之心輤車戒塗薄奠在床哭弟餘淚憑茲數行

祭鄭子正昌朝文

死生之理晝夜短長我曾與子講此頗詳秀焉不實聖亦嗟傷子志遠大子行端良子昔訪我其言激昂蘭則萎谷松則披霜士也交誼險塗乃光言猶在耳人已云亡何彼溫阡埋此圭璋馳文替酹沾余琅琅

尚有蕪辭在子幽堂永言不磨照我衷腸

祭李君則彝章文

公稟異材爲國賢勞炎徼功多朔野聲高　君曰往哉歸輒有褒剛金百煉周府之刀自我交公如飲醇醪朱陳其好式共笑咷歲月何忤霜雪侵毛中間經歷欲言先忉我舟載傾公廼桔槔我羣載頓公爲脂膏將伯之助遇險必號道今云遠公已呼皐瞽則失相樂則無斁百年經濟水月其撈公歸何慽余懷之熬臨歧奠觴有涕盈袍

祭太學士李公鼎輔文

維丙戌七月日達城徐命膺病矣郊臥謹遣子浩修
敬祭于近故太學士李公之靈靡靡榮塗人尠剛中
皎厲其始脂韋于終公老一節大冬寒松文衡武韜
未足多公我無取長公不謂蒙徐穉炙雞豈爲薦躬
典刑云邈老成日空數行哀淚爲一臨風尚饗

祭從弟伯承命數文

嗚呼伯承豐其賦厚其受誰嗇其壽歟嗚呼伯承席
其燾勵其操誰閼其道歟嗚呼伯承君嘗業於吾而
吾反題君之旌歟嗚呼伯承君則壯於吾而吾反送
君之靈歟嗚呼伯承吾以哭自明之餘淚已不能成

聲於哭君不知韓公之祭十二郎言何以章嗚呼伯
承嗚呼伯承

祭伯嫂青松沈氏文

猗嗟貞一婦德攸秉嫂實儀之家人是瞻早歲不天
苦節無玷冬不重裘夏不軸簾閨門之禮到老愈嚴
施及式穀餘慶可占兒穿緋袍孫閱書籤朝暮榮耀
褰彼帷幨誰謂鼎釜換以𡋯苫自我同居四十寒炎
先兄之思撫愛沾沾憶昨周甲肆筵堂廉祖孫成行
獻壽惟僉弟疑慈顏嫂忘崦嵫日月幾何音容永潛
輤塗曷指端山之尖後死餘責斲石呻佔泉下逢兄

話此纖纖

祭李忠穆公 潑文

維壬寅四月十五日辛巳外從徐命膺哭奠于近故左議政忠穆李公之靈曰 寧考御宇忠憲維臣忠憲之孫又秉國匀臨下事 上一是前塵終焉晚節作檝于津身後易名允副忠純生順死榮公歸何韙所嗟郢客寡和陽春幼旣聯業長幷垂紳晨夕源源南閭北隣如塤如篪鬒髮成銀鴻之失侶于何其遵悠悠我思觸境增呻嗚呼尚饗

保晚齋集卷第十終

保晚齋集卷第十終